

Book Review

Wilt. L Idema, *Insec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Study and Anthology*.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9, 354 pp.

昆虫书写的文学史重构与跨文化阐释 ——评《中国文学中的昆虫：研究与选集》

Wilt. L IDEMA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Emeritu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USA
idema@fas.harvard.edu

Reviewer: 申镜如¹
Jingru SHEN
中国西南大学文学院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2837523782@qq.com

Reviewer: 张德懿²
Deyi ZHANG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changdeyi1999@163.com

DOI: <http://doi.org/10.5281/zenodo.16625621>

《中国文学中的昆虫：研究与选集》(*Insec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Study and Anthology*, 下文简称《中国文学中的昆虫》)是荷兰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伊维德(Wilt. L Idema)新近出版的研究专著,由独立学术出版社坎布里亚(Cambria Press)于2019年推出。此书属“坎布里亚华语文化系列”(Cambria Sinophone World Series)作品之一,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教授(Victor H. Mair)主持选题。本书着重探讨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昆虫的书写,一经出版即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指出此书是首部系统梳理历代中国文学中各类昆虫意象的专著(Chen, 2019),史密斯学院 Jessica Moyer教授指出此书对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Moyer, 2021),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何谷理教授盛赞此书材料取样多元(Hegel, 2020),根特大学安海曼教授认为此书既能激发读者的自省时刻,又能引发对昆虫本身更深刻的思考(Heirman, 2020),可

收稿日期: 2025-02-03

作者简介: ¹ 申镜如, 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² 张德懿,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南京大学文学院联培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2025年度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听觉转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对外传播创新模式研究”(CYS25120)阶段性成果;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研究成果。

见其在学界颇见影响。

目前,海外学界在人文领域已经开始重视“非人类”角色,¹ 尽管昆虫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研究已然常见,但昆虫在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研究中,仍未成体系。其中,布莱恩·莫里斯(Brian Morris)的《昆虫与人类生活》(*Insects and Human Life*, 2006)开创性地着眼于昆虫对文化的重要性,分析不同文化中人与昆虫的关系,揭示昆虫在文化生产(口头文学、音乐、艺术、民俗和宗教等)中的多重意义,以及其对农业、医学、宗教、艺术等领域的深远影响。但针对文学领域的昆虫研究,在本书中仍属边缘地带。埃里克·布朗(Eric C. Brown)的《昆虫诗学》(*Insect Poetics*, 2006)是首部系统探讨昆虫在文化与文本中多重意涵的学术著作,书中涉及昆虫在文学作品这一文化载体中的符号意义,但研究文本仅限于西方文学。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对中国文学中的昆虫意象进行研究,米欧敏的论著《文学主题中的中国蚊子》(*The Chinese Mosquito: A Literary Theme*, 2017)中,将视野聚焦于中国文学的特定昆虫意象,分析其文学意蕴。在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中,针对昆虫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系统性探讨仍较为匮乏。现有成果多局限于特定历史时期或单一昆虫种类的分析,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而中国学界的研究多聚焦于特定文类(以纯文学为主)中昆虫意象的共性阐释,多限定文类范围与具体篇目,选取某类昆虫意象,以此为媒介观照社会、经济、文化状况,而非以昆虫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性、专业化的全景式观照。

《中国文学中的昆虫》由导言、纯文学中的昆虫(*Insects in Belles Lettres*)、俗文学中的昆虫(*Insects in Popular Literature*)、中西比较视角(*Som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四部分组成。在导言中,伊维德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分为三类传统:纯文学、俗文学和叙事文学。他提出在动物故事中,能够将昆虫拟人化的文学作品(如《伊索寓言》),是十分罕见的。那么昆虫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为何?在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得见拟人的、会说话的昆虫故事?此书的主体部分试图分两步解决以上提出的问题:第一部分“纯文学”以昆虫的种类为脉络展开研究;第二部分“俗文学”则选取若干具有中国民俗意义的话题(如婚礼、葬礼等)为叙述视角。据此,作者将昆虫书写分别放置在两种不同文体的视角下进行探究解读。而在前文提到的三类传统之中,还有一类是古典和白话的叙事文学,这一类传统则在中间部分以插叙(*interlude*)的方式进行描述。结语处,伊维德简要将昆虫书写放置在全球视野下讨论,以强调中国文学中的昆虫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差异和共性。

依托丰富的文本材料,伊维德以融合视角探究不同文类下的昆虫角色,通过细读作品,探究昆虫如何脱离动物本性而与人类社会互动,并最终产生文学作品中的符号意蕴。全书梳理了中国文学中昆虫书写的广阔文本与文化符号生成的深层路径,并参照了中西研究的不同视野,为文学与昆虫书写研究提供多元的文本对照与另样的学术视角。

¹ 在西方人文领域研究的传统中,人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动物则以人类附属品的形式存在。20世纪60年代后,动物解放运动兴起,人文领域也涌现大量对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重新认知的思潮,但仅限于哲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诞生,动物研究从哲学领域向文学领域延伸,该理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研究也在此时成为人文领域研究的焦点。2003年,“动物转向”由富兰克林(Sarah Franklin)提出,文学领域的动物研究不再是医学、生物学等范畴的本身研究,而转向对人类与动物关系、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与权益的关注。此后,在学界的推动下,动物研究逐渐成为人文学科中的研究领域。

一、统摄多元文本：昆虫角色的跨文类对照

伊维德提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并不乏将昆虫描述为美德与罪恶象征的纯文学、以人的面目描绘昆虫的叙事文学以及关于昆虫说话打架与打官司的俗文学，然而在研究中它们是十分边缘化的。昆虫常常仅被视作文学作品中形象塑造、叙事情节、象征寓意的助推剂，因此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寻找到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昆虫书写史”十分困难。伊维德在一定程度上想要弥合这一空白，他以昆虫书写作为线索，选择多种文学文本作为研究材料。

纯文学的创作者多为文人雅士，创作目的大都是抒发个人情志而非娱乐性，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及文化内涵。因此主题多为一些宏大深刻的命题，而最后作品的落脚点多归结到人类自身。以动物书写为例，尽管古典诗词文赋对此偶有涉猎，但很少将其作为主流、核心的表达。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检索昆虫书写可以借鉴类书材料。如《古今图书集成》的博物汇编专门设立“禽虫典”，记录了大量禽虫鸟兽，包括蜜蜂、蝴蝶、蚕等昆虫。除此之外，赋作为体物赋形的首选体裁也常常试图全面描绘昆虫，包括其外形变化、生活习性等。因此伊维德选取了相当数量的赋进行翻译研究，如荀子的《蚕赋》、傅玄的《蝉赋》、蔡戡《蚤赋》等等，几乎每一种昆虫都有文人为其作赋。这些赋偶尔也会将其生活习性赋予一定的感情色彩，与人类的美德恶习相联系。而这样的书写，在诗词中更为常见，如蚕就常常与人类的辛勤劳动相联系，蝗虫泛滥则昭示着上天对人类道德败坏的惩罚。

在传统叙事文学中，伊维德注意到昆虫书写的崭新面貌。不同于纯文学中昆虫作为人类的附庸，志怪小说多描述昆虫的异常行为与形态。它们本身并不会说话，往往只能通过一定时间的修炼，获得从动物形态变成人类形态的能力，方可与人类互动。在这些故事中，又有动物化人和人化动物两种区别，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和《绿衣女》，分别是人变蟋蟀去参加斗争、蜜蜂化为人与人互动。不同于纯文学，叙事文学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主线，因此天然具有赋予昆虫“说话”权利的优势。但不论前者提到的何种情况，大部分的作者都默契认为，完全昆虫形态的动物会丧失与人类说话的能力，它们的话语权仅限于具备人之形态的、与人类交往之时。

伊维德认为，只有在俗文学中，动物才会说话并与其他动物沟通。为此，伊维德遍搜中国各时期、各地的通俗文学，其文类多样，包括苏州的宝卷、北京的单弦牌子曲、民国时期的鼓盆歌、闽南方言歌谣、说唱艺术三弦书等。这几类作品主要为了娱乐大众，因此往往表达直白，大多并非官方抄印，有的甚至并无纸质文本抄录，其传播方式大多为民间口耳相传。也正因此，作品中涉及的昆虫存在对传统书写范式的“反叛”，其中描绘的昆虫多为故事的主角，它们即使在动物形态也同样具有人类的能力，并能与其他动物沟通交流。比如在江南地区用吴语写成的《螳螂做亲宝卷》，以颠覆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在婚礼上，竟没有邀请佛祖或是菩萨降临，而邀请“蛇与蜈蚣”一同参与活动。在部分版本中，还有蜻蜓抢亲、蝉正义搭救、蜘蛛断案的情节。此外，伊维德还收录了《蚂蚱算命》《胡蝇大战蚊仔歌》《百虫大战》等俗文学作品，昆虫得以参加葬礼、争吵、战争等活动。在民间俗文学中，创作者舍

弃固有的思维,推翻传统动物叙事的桎梏,呈现昆虫书写的新取向。

二、解读动物寓言:昆虫符号的生成路径

伊维德不仅有意识拓宽昆虫研究的范围,还在深度上有所挖掘。他注意到,即使同种文类下书写的同种昆虫,在外形习性上并无差异,但其寓意却常有差别。也就是说,一类昆虫具有相似的物质实体,但是在进入文学视野后,就会附加人类主观意念,获得多种身份角色,产生昆虫生物学之外的其他寓意。这些身份的变化有何规律可循?又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伊维德对动物寓言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而深究其生成路径,可略分为两类:一为动物本身习性赋予它们的象征意义,二是在人类的想象下,以昆虫的行为映射社会或是人类体验。

昆虫本身的习性书写,在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中似乎更为常见。比如《诗经·豳风·七月》中“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页26),蚕吐丝制成纺织品与农业活动相挂钩,这是蚕本身的习性具有的实用价值。同篇目中“五月鸣蜩”、“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页26),蝉鸣代表盛夏的来临,蟋蟀出现之地标志着秋天的各个阶段。随着时代发展,昆虫在本身的习性和价值之外,还有了更加丰富多样的象征意义。以蚕为例,在唐以后,蚕往往脱离了和农业活动的联系,成为另一种看似毫不相关事物的象征。李商隐的《无题》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页28-29),诗人抓住蚕持续吐出丝线的这一特征,“丝”与“思”同音,与至死不渝的爱情联系起来。另外,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无论主动或是被动,蚕都为人类的纺织业都做出巨大贡献,于是它同时也成为了无私奉献的典范。蚂蚁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群居动物之一,其种族具有明确的分工,并常常能够以小博大,搬动重物,因而成为团结坚韧的象征。可见,人们以昆虫本身的习性为媒介,通过某种约定俗成或者特定语境下的联系,将昆虫这种具体事物与抽象的概念直接或者间接地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一种象征符号。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每一种昆虫都会成为美好事物的象征,人类似乎天然对一部分昆虫带有明确的喜恶态度:苍蝇由于嗡嗡作响惹人厌烦被赋予背后诽谤者的形象,蚊子吸血的特性使其在文学作品中逃不脱吸血寄生的负面形象。

如果说“象征”是在人与昆虫之间找到某种具体的联系,为昆虫打上符号化的烙印;那么“映射”的特点则在于,人类将自己想象为昆虫,对昆虫实施主体投射,或是将昆虫拟人化,再加以情感映照,而更强调人的创造性。曹植《蝉赋》中“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内含和而弗食兮,与众物而无求”(页42),作者将自己的情感与价值取向投射到昆虫身上,将蝉自身不带有其他含义的行为拟人化。蝉受到螳螂和黄雀的作害,而作者同样遭到朝臣的背后诋毁与中伤,曹植以此篇赋作为对自己心境的自传式辩护。诗歌中也有这样的书写,孟郊《烛蛾》(页54)“灯前双舞蛾,厌生何太切”,诗人想象在灯烛前飞舞的飞蛾是对生命的厌弃。“想尔飞来心,恶明不恶灭”,诗人明确在作品中提及自己使用想象的手法,猜测飞蛾扑火的原因是厌倦光明而向往黑暗,最后通过想象,得出一种类似于伊索寓言式的生命思考——“天若百尺高,应去掩明月”。诗人将自身对生死的思考以一种想象的手段投射在飞蛾身上,探讨自我消亡的生命体验。毕竟,趋光是飞蛾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它们并

不带有对生命的体悟。此外，昆虫符号的想象这一命题，似乎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奇幻色彩，因此更常出现在叙事文学以及民间说唱文学中。伊维德从始至终贯彻“想象”这一观点，比如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促织》篇中，作者想象故事主人公变成蟋蟀击败对手，为自己的家庭赢得荣誉，蟋蟀的争斗何尝不是人的争斗。再有前文提到说唱文学中，北京单弦牌子曲《昆虫贺喜》，扬州曲《百虫大战》等，都采用想象的手法，让昆虫拥有人类的喜怒哀乐并与其他昆虫互动。这些作品与《蝉赋》《烛蛾》相较，虽文体有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借助昆虫之躯、做人类受到主观或客观限制无法做到之事。如果说前者是以个体想象探究生命真谛，揭示社会现实，后者则是以集体性的民俗想象建构昆虫寓言，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作者以想象之法对人类行为做“异化”处理。相较于象征手法来说，想象更具有个人主观性。

三、兼纳中西视野：基于中国文学的跨文化阐释

除去纯粹的文本解读，伊维德的昆虫书写研究也具有跨文化阐释的视野，其研究不仅展现昆虫书写的中西对照，更有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历史溯源与阐释。

伊维德在书中多有中西文学比较的自觉，在尾声部分亦单列中西比较章节，从文化视域和社会隐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视角。以昆虫意象为例，蝉这一昆虫在中西方古代文学中同时受到了重视，皆被视为重生的象征。然而细究书写之处亦可见差异，西方更加重视蝉作为生物本身的“蜕变”特性，中国古人则更擅长为蝉附加“居高食洁”的哲学观念。而谈及色情主题，西方文人关注的是到寄生在人类身体的跳蚤，它能同时吸食人们的血液，从而通过这种血液交融将他们联结起来。在中国承担这一角色的则是蜘蛛，正如《西游记》所述，蜘蛛在叙事文学中往往有一种赤裸展现自我的倾向。跳出单一文学分析的视角，伊维德还将昆虫形象与人类社会进行关联性考察。在希腊和拉丁文学中，蚂蚁和蜜蜂此类社会性昆虫相对重要，作者常常称赞它们井然有序群体结构、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高超的工程技能。比如维吉尔《农事诗》(Georgics)中蜜蜂作为和平城市的典范，《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中蜜蜂作为勤劳的建筑者和政治组织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蜜蜂和蚂蚁同样组成阶级分明的社会，但中国诗人更加关注在等级社会中蚂蚁的社会性质——蚂蚁之所以是蚁族，是因为它们懂得分工以及个人应承担的权利与义务。相较于强调集体的中国，为何社会性的昆虫书写在西方早期文学中反而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强调的是社会性集体中的个人意志与主观能动性，西方文学则想要打造一种有序的“完美”社会典范。

伊维德在作品中也展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溯源意识，关于昆虫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何以一步步形成现在的面貌，书中的很多地方都有梳理。比如蜜蜂这一昆虫，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是花间飞舞的形象，这使得其成为流连风流韵事的象征。蜜蜂常常与花形影不离，而在传统文化中，花又与女性相联系，于是“蜂”自然而然成为男性的化身。宋玉的《九辩》中，“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页84），蟋蟀的鸣叫与文人的失意相结合，这样的描述从何起源？中国早期文人常常感伤于蟋蟀在深秋时分那逐渐减弱的鸣叫声。由于深秋是一年的尾声，因此不免让人忆起时间的流逝；在这样感时伤怀的文化浸润下，宋玉哀叹自己并未

生于一个更好的时代,便是顺理成章的。若是换成另一文化语境,秋日是否还具有萧瑟的情感标签,昆虫的文化符号意蕴或有不同。作者还关注到许多中国文学昆虫中的“首次”现象,这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文化溯源意识。例如,他提及蝉是为数不多有自己起源传说的昆虫之一,曹植是蝉的高洁形象的开创者,螳螂在《诗经》之后才有首次提及,诸如此类。

结语

《中国文学中的昆虫》一书重新评估考量了昆虫在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突破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首次将昆虫研究从边缘推向中心,突显其研究主体地位。伊维德对俗文学的重视与收录,也打破了雅俗文学的研究壁垒,梳理出了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文学“昆虫书写史”,填补学界缺乏综合性昆虫研究专著的空白。伊维德在深入研究的同时还呈现译文,研译结合的治学方法,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提供学术范式,也为域外读者提供真实接触中国文学的机会,使读者得以在书中窥见中西方昆虫意象的共鸣与差异。总而言之,本书通过丰富的材料、深入的意象解读、中西文类对比,构建起昆虫研究的系统框架,为后续昆虫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导引。

伊维德的《中国文学中的昆虫》在学术史上具有突破意义,但从学术研究的完整性与深入性来看,书中某些论述或可在以下方面加以完善:在作品选择层面,伊维德对中国文学“经典化”作品的认知与本土学界存在一定差异,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作为唐诗“咏蝉”主题的重要作品,在书中却未有涉及。再有“庄周梦蝶”这一兼具哲学与文学价值的经典母题,书中却只作简要提及,未展开具体论述。在创作者身份的处理上,书中对文学创作主体的阶层差异与性别视角关注不足,书中虽广泛收集不同文类的昆虫书写,但未能系统考察士大夫、民间艺人、女性文人等群体在昆虫意象书写中的独特作用。从中外比较视角来看,伊维德选取的域外参照文本集中于古典拉丁语文学以及近现代欧美文学,其他文明区域的文学涉猎较少,对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昆虫符号研究或有缺失。本书研究存在的部分可探讨之处,或为昆虫文学研究领域提供值得关注的方向,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 Chen, H. (2019). *Insec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Study and Anthology* by Wilt L. Idema (review).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6(1&2), 78–81. <https://doi.org/10.1353/cri.2019.0009>
- Heirman, A. (2020). Wilt L. Idema: *Insec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Study and Anthology* (review).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83(1), 178–179. <https://doi.org/10.1017/S0041977X20000348>
- Hegel, R. (2020). Reviewed Work: *Insec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Study and Anthology* Wilt L. Idema.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42, 159–161
- Moyer, J. (2021). Review of *Insec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Study and Antho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41(4), 998. <https://doi.org/10.7817/jaos.141.4.2021.br016>

(责任编辑:王亚烜)